

## 兩個名字的兩個想像

寫下自己的名字時，總有方正剛強堅硬沉著之感，似乎和自己的樣子不協調。

纖白的身軀，中性的長相，偏高的音調，喜歡粉色調的物品、鬆軟毛絨和閃亮晶透的裝飾，口腹則以各種甜點塞滿，有時上點底妝。所有一般認為可以和女孩子相合的特質聚集一體，全都和這個名字想要的男性化不同。於是給自己塑造了一個新的、符合自己特質的名字，活在網路世界中。

但衝突仍在。就像白天黑夜的對立與對比。白天用本名，夜間用化名，兩個世界互相區隔，互不干涉彼此。

只是有時仍會穿透。

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化名也兼做筆名出現在網路上、紙本上，只為了不被家人搜尋到，希望能夠默默地安守一片不是那麼強硬的世界和自己，跳脫出他們對這個名字、對這個性別的期望，然後寫出一個個鬆軟甜膩的故事，浸泡在幻想中。

那個時期躲在螢幕後面，很安全，沒有照片，也不會有人知道我是誰。因為不知道，所以給了各種想像空間，交到的朋友們開始以姊姊妹妹稱呼。雖然知道那並非真實，也據實相告，說出自己的真正性別，得到「咦！真的嗎！」的驚嘆。

然後，就再也沒有然後了。因為對我們來說，無法證明自己和對方的身分，所以性別自然不是那麼重要，大家依然用文字符號談笑風生，不必像在日間承受嘲弄。

也以為自己可以繼續維持這樣的生活。

結果還是被發現了。

兩個人又罵又勸，結論是不要再寫了，對未來沒有幫助。我哭。然後兩人又再補上一句，男孩子不要這麼愛哭，要堅強一點，這樣才不會有人欺負你。我哭得更厲害了，像是被剝奪了真實的自己硬要塞入某個無形的包裝中，明著哭、暗裡哭，所有的眼淚掉下來，卻沒有聲音，一切還是這麼安靜。

原來堅強是這麼重要的東西，我從來沒有發現。但是軟弱不好嗎？眼淚不好嗎？還是男孩子就不能有情緒，不能有承認自己是脆弱的時候？問題紛亂，沒有解答，也不會有人給出任何解答。

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漸漸地，眼淚就沒有了。或許該說，不會因為什麼情緒而讓眼淚流出來，只有在疲倦、打呵欠的時候，才會因為壓迫到淚腺，迫使那些積存在腺體中的鹹水在眼尾打轉。

漸漸地，自己也遺忘了要如何表達當下的心情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正面對著什麼樣的感覺，因為所有的東西，都是真實到不能再真的存在，但那些真實中，總飄著虛假的幻影。

因為沒有表達，所有的事情都默默靠著己力達成，所以朋友眼中的自己就是堅強的、什麼都能夠獨力打點好一切的人，就連自己也這樣想，認為不需要靠別

人的幫助，就可以將所有的一切做到完美。似乎也就愈來愈趨同於那個名字的期待。

實際上內心的柔軟小孩依然存在，但是他的聲音轉趨微弱。雖然聲音微弱，夜晚仍舊繼續寫下去，維持原來的名字和性格，寫出想像中的愛情冒險，讓筆下的人物完成自己未能達成的夢，沒有變化。

變化的是保密程度。資料夾加密，網頁瀏覽紀錄清除，開啓雙帳號聊天，刊登的作品集藏在書櫃與書之間的縫隙中，將所有的可能性隱藏封閉，裝做什麼都改變了但實際上全都沒有改變。

還是一樣軟綿飄逸。

哪個才是真實的自己？是日間有著剛性名字的那個，還是月下輕盈的化身？有時就連自己都分不清楚究竟是哪個。只是自覺地認為，自己應該還是沒這麼符合本名應有的特質，寫下名字時，仍然因那些過多筆畫與文字意涵感到莫名煩躁。

「你到底喜歡別人怎麼叫你啊？」朋友問。「都可以啦，只要我知道是在叫我就好。」我答。兩種選擇而多數人不選擇本名，理由不明，只是在行事上也就更自在地表露情感與陰性特質，無須刻意壓低聲調，不必刻意矯正動作。

日夜交替模糊，網路現實分解。或者該說，兩者從來沒有清楚劃分，只是互相疊合拉扯，發出各自不同的光線。

人如此，文字亦是。

「沒有想到你的文字風格和你的人完全不一樣耶，感覺好漢子喔！」教育實習結束的那天，一個搜尋到我的部落格的學生這樣說。

這樣的說法與日常所認知的文章風格似乎不同，我以為應該是軟調輕盈的少女風格，在他的眼中居然變成了一個漢子？問他理由，他說直覺如此，沒有特殊理由。回到家後在私人頁面上和朋友們說起這件事，有些人也贊同他的看法，覺得在柔軟的筆調之下藏著堅硬剛強的內在。

就像某次在班上管秩序時，學生們也驚訝於我可以用低沉的男聲大吼，而非高亢的少女尖叫。

因此結論是女漢子。雖然感覺少女但實際強韌無比。

漢子、女漢子、娘泡……幾個過往出現在生活中的字眼在腦中流竄。自己的人、還有文章究竟給人什麼樣的感覺？是個像女生的男生，還是有男生氣質的女生？或是以上皆非，只是個站在中間的、一個普通的人？

就是那個時候，我才明白兩個名字都是真實的。

是堅強的自己也好，軟弱的自己也好，都同樣存在於這個軀體中。就算表現的從來不是太堅強，但是文字給人的感覺從來無法掩藏內心的真實情緒，所以不陽剛也不陰柔，卻也又陽剛而又陰柔。兩者相加，沒有抵銷，依然拉鋸，崩毀所有的可能，同時建構出完整的自己。

如果不是太堅強，那就承認自己的軟弱也無妨。讓自己的眼淚恣意灑落在鬆軟的布偶上，然後溫暖包容。

如果不是太柔弱，那就坦承無法撇除那份剛強。讓自己在困難中踏步而過，然後更有勇氣走上想走的道路。

兩個名字，兩種性格，不需要特別討好誰，也不需要爲了誰的視角和期待過活，因爲都是真實的。衝突又協調的真實，就像拂曉與黃昏時的紫色，兩個顏色互相交集在天際，然後快速地奔向另一個區塊，然後再次回到夾縫中。

夾縫很窄，很擠。旁邊的世界很寬，但是夾縫壓得死緊，過不去，緊緊地卡在這裡。

但是很瘦，很軟，所以沒有不適，來去自如於各種邊界中，反正一直是走在這樣的線上。

如果這就是我的模樣，那也沒有什麼不自然的。軟中帶硬，帶一點甜。看不出顏色的底妝塗塗抹抹擦去界線和坑洞，然後繼續長大，無聲地長成想要的樣態，到那時就可以不用那麼在意那些期待，還有究竟表現出什麼樣的姿態。

因爲兩者皆是，也兩者皆不是。